

目錄

序一		陳寶琛	二二二
序二		劉承幹	二二三
卷一			二二三
卷二			二二七
卷三			二二六
卷四			二三四
卷五			二四三
卷六			二五二
卷七			二六二
卷八			二七三

雪橋詩話餘集序

綜一代之詩，以紀一代之事，始於宋人計敏夫之《唐詩紀事》。本朝厲太鴻沿其名而小變其例，以編宋詩。近人復用太鴻例編元、明兩朝詩。然名曰『紀事』，實則詩多而事少，若論詩而儼具史裁者，前人蓋未有此體。子勤館丈以良史才出為外吏，政變以後，避地滬濱，以著述自遣，成《雪橋詩話》前後凡四編，都四十卷，每編自為起訖。自勝國遺民以至昭代名臣、碩儒、畸人、逸士，或以人存詩，或以詩存人。大率以詩為經，以事為緯。其最難者，如舉一人之事，每臚舉他人所贈詩以證其人之生平，此非博覽而強記者不能想。海上十餘年，露鈔雪纂，其用力至勤且苦。而三百年中，世運盛衰，治術之升降，人才之消長，讀此書舉可窺其崖略。信乎一代之良史，而不當以詩話目之矣。子勤入翰林，余已歸里。歲癸巳，以事至閩，一見，欽其淵雅。其後再見於金陵。辛亥後，不恒通問，但知其閉戶著書。癸亥，子勤奉召入南齋，爾後遂朝夕相見，因得窺此書之全。自頃世變日亟，一時宿學之士，多憂傷憔悴，侘傺而不自聊。子勤獨韜光晦精，以自謀其不朽。齒逾六十而鬢髮才斑，其所養之充又有餘於著述之外，子勤於是不可及矣。丙寅正月，閩縣陳寶琛。

雪橋詩話餘集序

昔東發先生謂：『《名臣言行錄》雖雜取傳記之言，然諸賢出處之本末備矣。豈獨諸賢？凡國朝盛衰之故，亦莫不隱然備見其間。史無定體，書隨事為篇，《春秋》、《紀年》以書，班、馬以來分紀傳，此錄亦朱文公陰寓本朝之史。』斯言也，吾嘗讀而韙之。留垞居士所為《詩話》，意不專主言詩。其於前言往行，紀之特詳。而盛衰大要，亦略可考見。其殆有私淑之旨者乎？承幹既為刻《三集》，壬戌之秋，復出《餘集》八卷見示，猶前志也。汗青甫竟，居士以癸亥三月遂北歸之願。尋所謂雪橋者，既先疇舊德之都非，而廊亭、丙舍、松柏為薪，釣遊無所，倏然不知人間之何世。蓋去國二十五年，都人士衣服不貳，出言有章之風，邈乎不可復見矣。郵簡往還，輒寄慨於荊、舒之新法，章、蔡之紹述，致有南遷之禍。居士孤懷閱識，世多未之知，而獨稱其《詩話》之繁富，何耶？校訂既訖，書此以為之序。龍集乙丑三月，吳興劉承幹。

雪橋詩話餘集卷一

一

施尚白《觀嚴水子畫人物引》：「山陰高士陳章侯，開闢畫院無虎頭。左手執杯右執筆，十指酒氣生十洲。尤工人物作殊態，雕鏤瑣屑窮纖芥。詭形奇狀人盡驚，素壁中宵走光怪。興闌箕踞時捫虱，尺幅千金不可得。晚傳二子早升堂，吮墨含毫向侍側。山子過從憶鑒湖，淋漓染翰多歡娛。五年以後水子至，筆勢不與章侯殊。冥搜慘澹追精妙，敲側江皋連海嶠。芙蓉薜荔雜連蜷，帝子嬋娟山鬼笑。名高薄俗復何益？能事傷心爭促迫。乞畫如山乏酒錢，仰視高天岸赤幘。」水子，名湛，山陰人。

二

長洲楊補無補，號古農，工詩畫，孝謹重然諾。素善徐文靖、馬、阮修，怨購文靖急，詣楊龍友，責以大義，得解。隱鄧尉山數年，卒。王貽上詩：「布衣曾說楊無補，筆墨風流又一時。留得永嘉遺跡在，殘山剩水也堪思。」龍友令永嘉，無補為畫小幅，寫所見也。

三

閩中遺老孫學稼君實有《蘭雪軒集》，散失未及刊，陳惕園為之搜錄，有《聖湖孫先生亡詩拾遺記》。翁白未青有《梅莊遺草》。丁之賢德峰、朱國漢為章詩，何梅合刊為《綏安二布衣詩》。陳昂白雲有《白雲集》，皆近體。林古度為之刊定，詳《池北偶談》。謝枚如《論詩絕句》有云：「高人想見孫君實，南過孝陵獨詠詩。肯向遺編尋合璧，後身猶有惕園知。」未青感遇多哀怨，寂寞丁、朱有淚痕。但使歌聲出金石，閉門風雪布衣尊。」五律平生七百首，白雲槁餓老鬚眉。蘆花孤鶴哀吟夜，誰問當年林茂之？」

四

《老學庵筆記》：「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，老儒也。喜留客食，然不過蔬豆而已。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。又多蓄書，喜借人，自言：「作門客牙，充書籍行，開豆腐羹店。」予少時與之同在敕局，為刪定官。談經義滾滾不倦，發明極多，尤邃於小學云。」王西樵嘗謂：「孫無言有嘉興老儒之風。」孫焦穫《懷友》詩：「最憶吾宗野鶴姿，逢迎處處足相知。只今名士牙行少，能似嘉興儒者誰？」王阮亭謂：「無言遂已長夜，海內風雅大寂寞矣。讀此掩卷久之，兼復痛我西樵也。」其《無言病起見過》云：「相過何太早，杖履尚艱難。木落江風大，家貧野服單。耽詩情不減，取友法終寬。莫更逢人拜，淹留且考

槃。形容今漸改，學道竟何年。病廢抄書手，囊空買藥錢。黃山頻入夢，青眼受誰憐。故舊凋零盡，相看更惘然。」無言將歸黃山，焦穰因極稱住山之樂，以勸其行，竟未能踐。

五

秀水項胥樵聖謨，人本朝以布衣老。順治壬辰，追憶平生師友，作《尚友圖》。首董元宰，次陳眉公，又次魯岡卿、魯竹史、釋秋潭，末一人即胥樵。時惟竹史尚存，何天根為文河南作歌有云：「項君項君名賢徒，晚節猶託殷餓夫。一時邢米皆千古，愁絕當年張瑞圖。」

六

彭躬庵序《獨漉堂稿》謂：「古人詩之集大成者，必推杜陵。其大者無間然矣。而集中丐求得失，喜而奉諛，怒而譏調，如是者時亦有之。後代山人詞客之盲貪者，每竊據為口實。使杜陵見之，必悔為俑不可作。今人詩吾甚閔吳梅村。梅村撫今傷昔，俯仰流連，其憂慚悼悔之意，時時逗露，欲覽者知其由來，而華美太盡，終不及杜。」其論極確。躬庵講學易堂，發學者之病，一言以蔽之曰虛。與亭林說略同。

七

屈翁山《哭汪扶光》詩：「一代遺民金粟佛，兩朝高士雪庵僧。」又云：「未應列在《高僧傳》，公是郎官復孝廉。」扶光，歙人，名日沐，崇禎癸酉舉人，官武曹。甲申遁跡入蒲城為僧，名宏濟。同時詩僧有道盛，字覺浪，祝髮夢筆山寺，翁山及潘稼堂皆尊為大導師。詩如：「清明微雨後，花鳥亂飛時。」「苦竹長遮徑，高松自護關。」朱竹垞亟稱之。與同邑潘遠雪生唱和，如慧遠之於宗、雷。雪生既老，無子，亦逃於禪，因自號雪僧。（費滋衡《姑蘇》詩：「路入雲巖路幾層，遺民大半續傳燈。五湖秋草無邊寺，老盡前朝八百僧。」）

八

王茨庵《贈人》句云：「青史自應常注目，白頭不合更低眉。」陳元孝《送林叔吾人都》云：「好熟黃金臺下路，馬蹄終要自家行。」均見交道。

九

明祁門汪子枯受夫有《石西集》。曾孫伯薦，字士倩，崇禎選貢，鼎革不就，有司職。有《崇禮堂詩》，句如：「樂兼閑是幅，貧以醉為家。」差勝。

一〇

王貽上謂：「陳士業、徐巨源為南州眉目。」士業《李太虛席上觀女樂》云：「雲間歌管已成塵，淚灑荒煙十五春。又聽貞元供奉曲，尊前驚見玉堂人。」幾年圖史水雲鄉，元老翩然羽客裝。只有情緣今尚在，綠波影底看《西廂》。」蓋諷之也。

一一

歙人汪輅，字六奇，甲申後棄諸生為僧，號漸江上人。畫宗雲林，人逸品。張公束詩：「家國滄桑感寂寥，自磨殘墨寫金焦。松根磊砢多奇節，石骨嶙峋訂久要。大地林巒呈畫稿，諸天花雨洗詩瓢。閑披古衲歸何處？白嶽黃山路未遙。」

一二

嘉定侯汾，柘園與弟洵、涵，從弟演、潔、澹，稱上谷六龍。柘園句如：「詩以苛求細，棋逢小劫遲。」「遁即趨時術，貧為出世資。」語極雅煉。研德《和柘園兄南野詩》云：「去住蕭然好息機，花時遙掩白雲扉。林深尚有驚鳥繞，戍近頻看戰馬肥。新曲乍調歌拍換，舊遊重到酒壚非。阿兄病骨今無恙，珍重樓東把夾衣。」柘園《南野雜詩》有云：「老圃春來事漸工，梅言竹笑此宵同。深簷穩受牀牀雨」，

破壁虛吟瑟瑟風。萬事自休茅屋外，先生獨醒布衾中。煙雲四野天如墨，剩得寒檠一穗紅。」南野者，乙酉避兵小築，名曰惠甯莊。丁亥後至庚寅始復故居。研德《舊莊》詩云：「繞樹頻驚月影寒，北風何意送歸翰。劇憐松菊成荒徑，聊喜門庭得舊觀。遠害卻嫌為客近，還家渾似越鄉難。江東亦有藏名地，皂帽誰師管幼安？」五載池塘兩劫灰，滿庭蕪草重徘徊。圖書無復牙籤架，欄楯猶遺畫閣材。舊恨並隨波浪沒，故巢惟為稻梁催。門前五柳供樵爨，更乞垂楊繞屋栽。」嘗居吳門主文社，《春感》句云：「蕭瑟頻年吳市跡，恐將詞賦誤平生。」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牀牀，求恕齋本原作「牀牀」，形近而訛，徑改。

一三

李寓園為長蘅猶子，居南翔里，家有猗園。堂西海棠一樹，大數圍。亂後易主，寓居以終。集有《下髮》詩廿首，《九日白下》有「脫巾落帽都休問，不是南朝晞髮翁」之句。長蘅好音樂，鄉人置酒趣赴。亦時時為葉子戲，以耗雄心。歿於崇禎己巳，易簀時，命寓園作行狀。寓園有句云：「母食不甘愁庾袞，叔恩未報愧宏微。」嘗寓安東南園睡足庵，為吳駿公參定《秣陵春》曲。世祖嘗於海澱乙覽及之，問參定寓園主人何姓名，駿公以嘉定縣故生員李宜之對，與萬古愁遭際略同。

一四

侯研德文學室人章有渭，字玉潢，華亭人。明亡，夫婦偕隱。《丁酉五日》云：「又聽龍舸泛江海，隱隱笙歌畫閣深。臂系五絲兒女樂，盤供百索歲時心。閑階萱草薰風襲，小院榴花晝雨沈。回想先朝頒扇日，香羅細葛遍朝簪。」

一五

侯智含文學元潯，為豫瞻通政第三子，從黃陶庵學。豫瞻致命，兄演幾道、潔雲俱皆從死。智含亡命批剝，名昭宗，卒於靈隱。從兄研德收其骨歸葬。《長春》云：「已換朱門燕不飛，野人終日懶裳衣。清風北戶羲皇遠，白石南山世事非。比縣音書經日到，遠天鴻雁寄巢稀。年來一事殊堪悔，安住西山忽念歸。」橫流元不待焚書，劫濁何堪載火車。向日流離空瑣尾，百年牛馬濫襟裾。義公不向平陵死，仇國終看蜀廟墟。塵刹已空還稽首，當來人種定何如。」哀感之深，不堪卒讀。私謚孝隱，洵無愧焉。繼室華亭盛韞貞靜維，既寡，削髮，禮夏氏淑吉為師。夏為考功女，適侯文學元洵，與靜維中表，俱以贅居為尼。《有感》云：「病裏風霜淒大野，愁中鼓角亂孤城。不知天意緣何事，何限年光送甲兵。」

一六

長山李淦秋雍熙，避地翠巖，罕接世事。《詠古》云：『省得采薇當日意，西山還作首陽看（長白山在邑西）。』言志之作也。《偶感》云：『無著天親自結儔，緣窮百尺到竿頭。焚香夜坐禪初定，白玉光中見白牛。』《感懷》云：『野色蕭蕭草樹連，杖頭懸著一壺天。行來高臥孤雲下，半餉松風百尺泉。』均見高致。有《雜著》三卷，所云：『凶人之於事也，謀之而輒成，為之而輒就。日趨利若鶩而不自知悔，是以惡日積，罪日深，至於不可救。天故縱之也，惡之至也；吉人之於事也，為之而不成，謀之而不就。日在憂患中而無可如何，是以功日積，德日厚，其究也至於不可量。天故苦之也，愛之至也。』又云：『陰謀最犯造物之忌。夫謀而正，用之利物濟世，至善也。若夫狡譎險密，損人利己，使防者不及防，應者不能應。獨不思我用陰謀而以圖利害人，利未必得，人亦未必害，設圖利而害隨之，害人而反自害，將如之何？倘得不義之利，傷無辜之人，我固能用陰謀矣，而冥冥中且將謀我，則又如之何？故秦之畫灰，李之鑄劍，其亦可以懲矣。』又云：『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。不藏怒，不宿怨。此人倫之至。若處世而能不見人之不是，則天下皆與為親。』語多精粹。以孫斯義官大理寺卿，贈如其官。

一七

如皋吳國表上舍世式，國變後棄衣巾，隱白蒲，旋皈依空門。有《竹莊詩稿》。《傷春》云：『射工

沙風近江沙，憶向東陵學種瓜。入市漫勞誇大隱，於人何事畏鳴笳。海雲勢滿千家雨，庭鳥聲孤半樹花。何日買舟歸去早，依然鼓棹過西涯。『雷轟電掣沈陰久，驛路春橋不肯明。鯨浪無端翻水國，烏啼只欲傍簷楹。每從醉後披衣慣，強學江頭散髮行。高燕曲江還在否，名花落盡草縱橫。』沿堤白浪漲平坡，夢繞邱園幾度過。花鳥一時風黯淡，春城兩月雨滂沱。開樽且駐高僧屐，擊缶聊同少婦歌。從此禁煙真斷絕，更愁漂泊問人多。』託興蒼涼，當是海上用兵時作。《幽居》詩有云：『乾坤酒顛倒，甲子詩分明。』殆自道也。

一八

冒巢民與方密之、陳定生、侯朝宗有四公子之目，享大年，卒於康熙癸酉。韓慕廬所謂『推排人間，餘八十年』也，篤於風義。吳聞璋客如皋，自初病至櫬歸，經紀備至。《介眉先生過訪見投答和》云：『平生事親外，傾心向朋友。老去眾務荒，窮日耽文酒。顛沛十餘年，無事不成否。歎息薄海內，遺種更餘某。毒來隻慈受，溷穢甘恬守。敢辭皮肉盡，銜綬任羈首。謗書滿江南，不過張其醜。戴憑黃鐘侶，何意存瓦缶。越疆訪陳人，相聞云已久。開緘得尺書，誤聽緣周叟。謂我為古逸，何曾安隴畝。謂我為星嶽，何日不見斗。謂我為龐公，兩世三喪偶。衰殘奉老慈，未忍求速朽。以此冀苟全，萬事居人右。積弱成至卑，太行遍培塿。寶劍與明珠，埋炤誰為剖。鉏去當門蘭，偏護沿籬韭。君抱經世才，詩文稱大手。連朝聆正論，能令風俗厚。因君一竦骨，理直思抖擻。傷心不忍言，石闕終在口。我有一斗血，逼塞難傾囑。天醉不可呼，金盞繞屋走。今古所無事，咸為一身有。我面牒子大，唾滿師跛負。』

巢民少時意氣蜂發，喜於自見，後乃消融斂退，惟求順親。於此詩可觀所得矣。

一九

楊古農隱君，臨歿，盡以所藏書畫畀徐俟齋。查麗中題其畫冊云：「剩水殘山十幅中，故宮禾黍動秋風。悲涼身世成張儉，生死交情寄孔融。筆墨有權名已重，文章無命遇終窮。臨歧尙賴彌留語，絕業猶能付俟翁。」

二〇

如皋薛斑止庵有《四哀詩》云：「彈指俄驚六十年，曾看滄海變桑田。蜂屯秦塞終歸劫，沙漲錢塘莫問天。旋轉難逢生馬角，攀號恨不及黃泉。空談尊養成何濟，贏得隨人說代遷。」滿眼兵戈擁上都，相傳南渡定成虛。全身恥學離籠鳥，強項羞同泣釜魚。此日甯為袁粲死，他時免笑褚淵疏。甘心玉碎扶名節，不負當年讀父書。」千里間關事海濱，崖山氣盡勢難憑。主恩未報生猶覲，臣罪當誅死足憑（韻重，疑有誤）。不願黃冠留信國，惟期碧血化莨宏。秣陵累累多荒塚，鐵骨誰從認李膺。」三百年來水土恩，遭逢陽九識頑民。補鍋肯使身存活，賣菜能拚血染塵。三尺青絲延國脈，兩行碧字見天真。當時多少冠裳客，不及江鄉一野人。」未詳所指，其為明季諸人無疑也。

一一一

嘉興何商隱汝霖所居紫雲庵，在邵灣山中，有《草廬八詠》，如：「偃河一散材，辛苦餘尺土。歲月不知深，形容自爾古。雲氣時時生，下上忽開續。槿籬弗使高，恐礙平林目。門中頃步地，瑣石裁令曲。捷徑非所由，庶云習我躅。」有美不期春，有香奚事色。澹澹以時榮，尤宜供服食。」皆見幽人之貞。繆天自《集何商隱齋同陸身壹》云：「十年梅福仍吳市，今日相逢處士家。海內風塵逃姓氏，柴門秋色隱蒹葭。伯牙臺畔聞流水，句踐江邊送落花。潦倒不堪思往事，關山迢遞起悲笳。」

一二二

王介人《宿董氏山房》云：「中夜虎渡水，谿樹初風生。颯颯吹哀湍，眾山皆有聲。深庭久無月，黯然三四星。憂人獨求醉，釋此離居情。」王阮亭所稱警拔可傳者也。馮柳東謂明季相沿，徐文長、袁中郎詩派，獨以起衰自任，一宗三唐。嘗訪陳黃門於越中，會置酒送顧偉南。介人詩有「前路夕陽外，行人春草中」之句，黃門擊節曰：「此今之高三十五也。」為序其集。梅里詩派盛於竹垞，而實開於介人。周青士《懷舊》云：「暮雲春樹路迢迢，銀燭金尊久寂寥。往日悲歌聞擊筑，他鄉明月憶吹簫。天虛楚水何由問，魂去楓林不可招。一自南征傷永別，風波空憶木蘭橈。」為介人作也。

一二三

嘉興徐範蹇媛，以跛疾終身不字，工詩，兼長書畫及篆刻。弟真木得其指授，遂以名世。嘗得衛夫人、長孫后、吳采鸞、宋惠齋、張妙淨、薛濤、朱淑真、管道昇八家墨妙於項元汴家，裝成一卷。卷首自題「香閨秀翰」四小篆。青要山人沈彩為作跋。王荃靜媛歸史卯君文學先震，居萍橋水榭，時相酬倡，二年遽卒。《絕命詩》有「夜雨淒涼燈一點，幽魂來聽讀書聲」之句。竹垞題其《飲涼軒殘稿》云：「雀桁門才林下姿，貧家門戶苦難持。紡磚蠶具多零落，傳得盤中舊日詩。」吳巽道嫻，鄭竹礪上舍聯室，《聞雁》云：「瀟湘西去近辰州，想像高堂聽亦愁。羨爾一年歸一度，那堪羈客十餘秋。」他若王元珠、李茂蘭，皆梅里閨秀也。

一二四

陸陸堂謂：「周簪谷縱筆自如，蕭閑高朗，出人於右丞、太白、襄陽，而一以浣花為宗。從弟篁，字林於，居鷗蕩上，號鷗塘，有《寒玉樓集》。篁，字弇山，工方技，亦喜為歌詩。子旼，字文日。昶，字永日，嘗客丁景行、范自牧所。旼子璐，字俶載，有《澄江》、《雲間》等集。莘野文學秋光承四傳之後，克守家法。少年論婚某乙，後以貧故悔之，將改適矣，訴於邑宰，得琴堂合卺焉。六十五喪子，作《無兒歎》，簪谷之祀斬焉。簪谷《息機庵畫壁歌》云：「梅溪之南有精舍，棟宇歲久將敝傾。東西畫壁特奇歎，簪谷之祀斬焉。」